

釋 憲 聲 請 書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刑事第二十庭

張淵森法官



釋憲聲請書

聲請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十庭

功股法官 張淵森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刑法第 175 條第 1 項規定：「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他人之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法定刑違反罪刑相當原則，而違反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

貳、案件概要

聲請人受理本院 109 年度訴字第 1793 號公共危險案件。本案被告於以衛生紙點燃他人所有土地上的乾枯草叢，火勢蔓延達 200 平方公尺，經路人發現報案，消防隊到場撲滅火勢。起火點緊鄰大片乾枯雜草的山坡，時值乾燥的冬天，山坡下方即為廟宇及住家，有延燒之危險。起訴書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 175 條第 1 項之罪嫌。被告坦承犯行，合議庭裁定由聲請人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

參、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及見解

一、放火罪之內涵及保護之法益

法院實務均認為放火罪係保護特定或不特定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放火罪不僅保護公共安全，同時也保護私人財產法益¹。

¹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119 號判決謂：「刑法第 173 條第 1 項放火（第 176 條以爆裂物炸燬之準放火罪準用該規定）燒燬現供人使用之建築物及交通工具罪，其直接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而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建築物及交通工具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房屋及現供人使用之交通工具之整體而言，應包括該住宅及交通工具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與該住宅內、或交通工具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均不另成立同法第 175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之罪或同法第 354 條毀損罪。」

學說大致上亦持相同看法²。

二、放火罪一定有毀損的內涵嗎？

法院實務及學說均認為對他人之物的放火罪，本質上包含對私人財產法益的保護，也就是放火的行為內涵上即包含毀損罪。聲請人認為此說法尚有可疑。例如甲與乙素有積怨，甲開怪手把乙停放在路邊停車格內的跑車砸毀，達到無法修復只能直接報廢的程度。但甲覺得這樣還不夠，又另行起意，放火燒燬乙的跑車。

在上開例子中，甲以怪手將乙的跑車砸毀，觸犯刑法第 353 條的毀損罪，因為已經達到無法修復只能報廢的程度，後來對跑車的放火行為應該不會再犯毀損罪了，可見放火罪不必然就包含毀損罪的性質。

三、第 175 條第 1 項與第 2 頁的差異為何？

姑且不論上開這種比較特別的例子，絕大部分的放火罪確實同時有毀損的內涵。而第 17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中「放火燒燬」、「致生公共危險」的構成要件均相同，差異僅在於所燒燬的客體所有權是他人所有還是自己所有，也就是在於毀損罪質的差異。依此，第 1 項及第 2 項的關係初步可以理解為：「第 1 項=第 2 項+毀損罪質」。另比較兩者的法定刑如下：

條項	客體	法定刑
第 175 條第 1 項	前二條以外之 <u>他人</u> 所有物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75 條第 2 項	前二條以外之 <u>自己</u> 所有物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² 陳子平，刑法各論（下），2014 年 11 月，第 4 頁。

四、第 175 條第 1 項合理的法定刑範圍

對有形物品的毀損依其客體不同，分別規定在刑法第 352 至 354 條，其法定刑比較如下

條項	客體	法定刑
第 352 條	他人文書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萬元以下罰金
第 353 條第 1 項	建築物、礦坑、船艦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354 條	前二條以外他人之物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金

從上開「第 1 項=第 2 項+毀損罪質」來看，前開毀損罪質中所燒燬之物品如果是 353 條第 1 項的物品，則會落入第 173 條第 1 項或第 174 條第 1 項的範疇，所以前開毀損罪質的客體必然是第 352 條或 354 條。若行為人以一行為放火燒燬他人物品時，理論上也會觸犯毀損罪。但法院實務認為放火罪當然包含毀損罪的內涵，故不再論以毀損罪。學說則有認為應該論以想像競合。

聲請人認為既然放火罪包含毀損罪的內涵，則第 2 項的法定刑上，以累加的方式加上第 352 條與第 354 條中法定刑比較重的第 352 條的法定刑，也就是第 175 條第 2 項的法定刑「3 年以下有期徒刑」加上第 352 條的「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萬元以下罰金」，應該是合理的法定刑。故聲請人認為第 175 條第 2 項的最高法定刑應為 6 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低法定刑則為拘役或 30000 元以下罰金。

然而第 175 條第 1 項的最高法定刑卻為 7 年有期徒刑，最低法定刑為 1 年有期徒刑，除非有其他正當的理由，否則其刑度並不合理。

五、第 175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之差異除了毀損外，還有其他嗎？

「第 1 項=第 2 項+毀損罪質」是否有正確理解第 175 條第 1 項的立法內涵？除了毀損罪質的差異外，有額外侵害了什麼法益或額外造成什麼危險。如果要正當化第 1 項的法定刑，勢必要合理說明「第 1 項=第 2 項+毀損罪質+？」其中的「？」到底是什麼？如果「？」是一個在個案中一定都會發生的法益侵害或危險，並且可以清楚地說明它的內涵，則將最低法定刑定為 1 年，並將最高法定刑定為 7 年，則聲請人也可以被說服。

但是如果「？」僅是一個在具體個案中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的法益侵害或危險，那麼最低法定刑就不應從 1 年起跳，否則就是將實際上不管有沒有發生該法益侵害或危險，一律當成有發生來處罰行為人；同時也不該把最高法定刑可提高到 7 年，因為將最高刑定為 7 年，而不去考量到底「？」在個案中有沒有發生，依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之規定，行為人將一律喪失易科罰金之機會，這樣的處理並不公平³。

「？」到底會是什麼？在刑法第 174 條第 1、2 項法定刑的差異中，學者有謂「第 174 條第 1 項法定刑之所以高出第 2 項甚多，並不是因為加上一個毀損他人住宅或建築物的罪名，而是因為現非供人使用之住宅或建築物為他人所有，則因為他人基於所有權對該特定空間有支配可能性，使得該住宅或建築物所存在的環境，成為一個他人可以隨時使用的流動狀態，而不是行為人自己可以掌握的，這種流動狀態因為該住宅或建築物經常無人使用，而較第一七三條的情況降低，但和行為人自己所有的住宅或建築物由行為人自己掌握流動狀態相比，造成其他人身、財產和環境的危險性較高，同時也因為這樣，所以不必附加具體危險條件」。應可將上開意見套用在第 175 條第 1、2 項的法定刑的差異，作為「？」可能的解釋。

但聲請人認為所有權的歸屬不一定等同於現實上的支配力。對自己所有物品的控制力不一定會比對他人物品的控制力來得高⁴。例如甲將汽車租給乙使用，但實際上乙對汽車的支配力比甲

³ 若最高法定刑 5 年或 6 年，並不會涉及能否易科罰金的差異，故「7 年」有其特別意義。

⁴ 類似見解，林裕凱，從危險犯論放火罪之可罰性基礎，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第 46 頁，亦質疑燒燬之物為何人所有，對於所產生危險狀態的程度是否真有決定性的

還要高⁵。再者，如果真要以控制力的高低來認定所造成危險的程度，那麼第 175 條第 1、2 項以所有權作區分，顯然是不合理的。而第 1 項法條中的「他人所有物」，顯然是指所有權，也沒有曲解成「支配力」的解釋空間。

「？」還有其他可能性嗎？有人可能認為行為人對於自己之物比較願意救火，造成的危險可能較低。但聲請人認為這種見解恐怕只是猜測。就算是行為人比較願意對自己所有之物救火，導致其造成的危險可能比較低，但這只是可能而已，具體個案中不一定行為人就真的有對自己所有之物採取救火的舉動。實際上行為人不一定對自己所有之物救火，不分情節，一律認為對自己所有之物放火所產生的危險就比較低，而論以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反面來說，一律認為對他人所有之物放火就不會救火，也是以偏概全。不僅以偏概全，還把刑度從合理的最高法定刑從 6 年加到 7 年，造成不論有沒有救火，都不能易科罰金。把刑度最低刑定為 1 年以上，行為人就算有救火，也當成沒救火。以上開理由提高最高與最低法定刑，也不具有合理性。

六、會不會是第 175 條第 2 項的法定刑過輕？

聲請人試著反面思考，會不會是第 175 條第 2 項的法定刑過輕，而不是第 175 條第 1 項的法定刑過重呢？從「第 1 項=第 2 項+毀損罪質」之下，即「第 2 項=第 1 項-毀損罪質」。假設第 1 項「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度合理，則第 2 項的刑度應該是「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減去第 354 條的「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⁶，則刑度應該是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而如果第 175 條第 2 項的合理刑度是「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竟然比第 174 條第 2 項放火燒燬現非供人使用之自己住宅罪的法定刑「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還要重，顯然

影響？對於自己之物陌生疏離，對於他人之物熟悉了解的情形比比皆是。

⁵ 在第 174 條第 1 項的情形，可能行為人把自己的房子租給他人使用，行為人對該房屋放火時，實際上行為人對該房子極可能並沒有支配力。

⁶ 減去第 354 條的刑度會比減去第 352 條的刑度的結果來得重，比較能充分顯示最高度刑的可能情形。

已經失衡⁷。

刑法中各個罪名的法定刑應具有一定的內在一致性或均衡性⁸。若聲請人認為第 175 條第 1 項的法定刑適當，將造成第 175 條第 2 項及第 174 條第 2 項的法定刑輕重失衡的問題，刑法各罪間的法定刑的一致性或均衡性將更受動搖。聲請人也認為第 175 條第 2 項的法定刑應無明顯過重或過輕，尊重立法者對此所規定的法定刑。

七、審查基準：嚴格的審查基準

對於刑事法中對人民自由權的侵害，釋字第 790 號裁種大麻案所涉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的規定，係採取嚴格的審查基準。另釋字第 791 號通姦罪案中亦採取嚴格的審查基準。

本件聲請案中第 175 條第 1 項的法定刑為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若行為人構成累犯，縱以刑法第 59 條酌減後，依釋字第 775 解釋，仍應處以 7 月有期徒刑，必須入監執行；而最重本刑為 7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依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之規定，係不得易科罰金，縱然行為人未構成累犯且適用刑法第 59 條酌減，最低仍應處以 6 月有期徒刑，而僅能易服社會勞動。依刑法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易服社會勞動以 6 小時折算 1 日。姑且以每個月 30 日計算，則 6 月有期徒刑需易服社會勞動 1080 小時。若每天勞動 6 小時，則 180 日即 6 個月才能完成，若每天勞動 8 小時，則需 135 日即 4 個半月才能完成，嚴重影響一般人的生活，故聲請人認為應採取嚴格的審查基準。

八、侵害人身自由權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

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 669 號解釋意見書中謂：「罪刑相當原則之審查，權衡法定刑有無違反罪刑相當性如何具體操作，向

⁷ 聲請人認為刑法第 174 條第 1 項的最低法定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恐怕也是違反罪刑相當原則。

⁸ 釋字第 669 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意見書、釋字第 770 號解釋林俊益大法官及許志雄大法官意見書。

來甚為棘手。何種行為處以何種刑度係屬過分嚴苛之處罰，倘若欠缺客觀、明確且有理論基礎的標準據以操作，不可諱言地易流於主觀法感情的論斷，無從具體確認國家刑罰權的行使是否在憲法界線之內—在我國所採之抽象違憲審查制度下，因脫離具體個案事實情節，僅能從抽象的構成要件與刑度規定判斷，審查難度尤高。…不過，上述困難毋寧突顯仔細探求客觀比較標準，憑以判斷刑罰苛酷與否的必要，而不應是放棄刑度之司法審查的理由。本席建議應參考立法者就其他行為之評價，予以體系性的比較，對於刑度的嚴苛程度，便能有相對客觀的參考指標以資斷定」。

聲請人將第 175 條第 1 項之規定，與其罪質相似的第 175 條第 2 項的法定刑為比較，可確認第 175 條第 1 項之最高刑度及最低刑度均不合理，業如前述。

釋字第 790 號解釋理由書謂：「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 8 條定有明文。人身自由乃憲法保障之重要基本人權，立法機關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以刑罰限制人身自由，雖非憲法所不許，惟因刑罰乃不得已之強制措施，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應受到嚴格之限制（本院釋字第 646 號、第 669 號及第 775 號解釋參照），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稱，始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無違（本院釋字第 544 號、第 551 號、第 646 號、第 669 號、第 775 號及第 777 號解釋參照）。」

聲請人認為在嚴格的審查基準下，法律必須追求重要的國家政府利益，手段上必須必要且侵害最小。聲請人認為第 175 條第 1 項係維護公共安全，亦有保護私人財產法益的功能，以刑事處罰係追求國家政府的重要利益無疑。惟手段上，第 175 條第 1 項的法定刑過重，過度侵害人民依憲法第 8 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權，違反大法官多號解釋所揭示的罪刑相當原則，而違反憲法第 23 條的比例原則中（狹義比例原則）。

九、個案處罰顯然過苛禁止原則

釋字第 669、775、777、790 號解釋均一再指出刑事處罰的法定刑，若對於情節輕微的個案構成顯然過苛的情形，即違反罪

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有違。若大法官認為第 175 條第 1 項並無顯然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亦請考量立法者於該項中並未對類似本案的輕微情節設立衡平條款，供法官可於個案中衡量具體情節減輕其刑，已違反罪刑相當原則，而違反比例原則。

肆、結論

請大法官宣告刑法第 175 條第 1 項違憲。

謹呈

司法院大法官公鑒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張 羽 亨

附件 1：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09 年度偵字第 4055 號起訴書。

附件 2：本院 109 年度訴字第 1793 號改行簡式審判程序裁定。

附件 3：本院 109 年度訴字第 1793 號停止訴訟程序裁定。